

〈虯髯客傳〉的人物關係論—— 生剋、主從、虛實

張火慶*

摘 要

本論文依〈虯髯客傳〉的人物出場順序之先後，揭示其相生相剋的關係，並從各個角色在小說中的份量與作用，判別其主要與次要；至於人物事件的虛實，則互相涵融於情節中，成為美學的觀照。依上述的線索，逐個介紹八位人物在小說中的言行、丰姿、特色；最後，從中抉擇真正的主角。經由本論文的分析，可見這篇小說在人物的塑造與關係的互動上，安排的極為細膩緊密；以此表現故事中群雄角逐、互相競賽，先敗者淘汰、後勝者為王的過程，頗為相應。又，在此論述主線中旁涉相關問題之考證及評論，也盡可能合併解決。

關鍵詞：天命、天人、異人、真人、英雄

*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The Characters Relation in 《The Story of Curled Beard -- Chiou Ran Ke》

Chang Hwo-Ching*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appearance priority of all characters in this story, to present their encouraging and subduing relation of for each other, and to differentiate their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their portion and effect. As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will be contained in the complicated plot to be a aesthetic observation. According to all these clues, will introduce the words and deeds, beautiful appeara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ight roles in this story, then to choose the real important figure. By this assay, we can see how detailed and intensed on the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se figures. And this acturally happened to present the process of the competition, the racing, and the elimination or victory through competition. Moreover, hope to clear up some criticism and commentary that is the periphery beside this noval.

Key words: Fate, a talented person, a outstanding person, a genuine person, a hero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一、前言

本篇在唐人小說中可歸為「歷史豪俠類」，其敘事結構的精緻、人物關係的緊密、性格氣氛的親切，已到了不可增減的地步。歷代學者對此作了許多研究，並發表論文、相互切磋，某些問題已獲得初步的結論，也有部分細節仍有爭議；而隨著文獻資料的更新、觀察角度的轉變、思維方式的多元，及讀者對這篇小說的興致，都刺激了學界繼續思考、研究，或許能不斷的提出新的看法、引發新的討論，讓它的價值不至於長久封存於歷史檔案中。

本論文也是站在前人的成果上，特顯這篇小說中「人物關係」的靈活互動、微妙相成，並由此展示了情節的精采及主題的嚴肅。

一、出場順序與人物主從

〈虬髯客傳〉是以人物的關係來推動情節並呈現主題，其出場順序是：

隋煬帝—楊素—李靖—紅拂—虬髯客—劉文靜—李世民—道士

這個順序極有深意，且不可錯亂或闕漏；可從順逆、生剋雙向理解：

- 一、相生：前浪引後浪，逐一牽出，如魚貫而行。
- 二、相剋：後浪覆前浪，後出轉精，如踏肩而上。

先出場的，創造了一種機緣（情境）給後來者，第二位又成全了第三位，……就這樣，先後因果鉤連而出，共八位，一個也不能少。而後出者之氣度與潛力，又勝過前行者，甚至是後者「取代、消除」前者。這八位又可據其在小說中的份量與作用，類別為主要與次要：

主要人物：李靖、紅拂、虬髯客三人依序出場之後，便交互影響（對話、行動）演出大部分情節，直到結束。作者亦著重描寫他們的身心特徵與關係變化，後世民

間習稱他們是「風塵三俠」。¹

次要人物：隋煬帝、楊素、劉文靜、道士，在小說中只有陪襯、助成的作用，而無獨立的人格描寫。總是在完成繼定的任務之後，便消失了。他們是依附於主要人物，作為過渡性的媒介。

此外，最特別的是李世民，表面看似無關緊要的人物——既沒台詞、也沒動作；而事實上，他是真正、唯一的主角，也是情節、主題、作意的歸宿。

二、次要人物的作用——登岸捨筏

1、隋煬帝、楊素

起首兩句，以兩個人名帶出故事發生的時間與地點：「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這是人文性的提法，也就是由人事活動展開「時空」座標。我們須從「隋煬帝」與「江都」的聯繫中，確定可能的年代；這就要回溯相關的歷史，據《隋書》帝紀第三、四，隋煬帝即位後，曾三幸江都，分別是：

大業元年(605):「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二年「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

大業六年(610):「三月癸亥，幸江都宮。……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七年(611)「二月己未，上升釣台，臨揚子津，大宴百僚，頒賜各有差。……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於涿郡。」

大業十二年(616):「甲子，幸江都宮。」十三年(617)「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

依後文看，大業十二年最後一次「幸江都」較符合故事的內容，那已經是變亂蜂起、隋朝將亡的時候了，面對這天災人禍、難以整治的局勢，煬帝只想逃離京師，去他一生鍾愛的揚州，安享餘年。雖大臣進諫，亦不聽：「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¹「車駕次汜水，

¹ 高陽，《風塵三俠》，(台北：皇冠，1966年5月1日) <http://www.crown.com.tw/index.htm> (北京：華夏，2004年3月)，第1版<http://www.99read.com/shopstreet/product.asp?gdsid=114798>

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而這次南下，有去無回：「(義寧)二年(618)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在小說中，由隋煬帝所提示的時代背景是混亂、悲慘，或荒唐的²。

其次，故事發生在西京(長安)，而煬帝不在場，因此推出「楊素」。若求證於歷史，大業二年(606)楊素病死於家³；九年(613)，子玄感叛變被誅，兄弟坐死⁴。小說讓「屍骨成灰、宗族誅夷」的楊素受命留守⁵，真是諷刺！這個場景既然是假的，從此以下相關的事件也都虛構化、偏離史實了。所以他的官職錯為「司空」，而李靖以布衣來見、家妓於半夜私奔……。

從作意上說，由隋煬帝與楊素所提供的時空內涵，是歷史人事「小說化」的關鍵，意在呈現一個「君不君、臣不臣」，倫常失序的環境：「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

² 《隋書》煬帝紀，「史臣曰」的總評：「(煬帝)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雁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

³ 《隋書》列傳第十三：「大業二年，(楊素)拜司徒，改封楚公，卒官。……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于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塚嫡，致國于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殄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

⁴ 《隋書》煬帝紀：「(大業)九年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于黎陽。丙辰，玄感逼東都。……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閩鄉，斬之，餘黨悉平。……十二月甲申，車裂玄感弟朝請大夫積善，及党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又《隋書》列傳第三十五：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

⁵ 案，《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二年，帝幸江都宮，奉命留守西京的是：「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

不踞床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⁶，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當權者不負責任，百姓只能自力救濟；而到處是漏洞的時代，給了有志青年許多可乘之機；於是李靖破浪而出，獨闖越（楚）王府，獻策駢辯。小說以整個時代的衰敗腐朽，反襯了李靖的雄姿英發，楊素從此引退，只成了李靖叛逃的陰影（權重京師，如何？）及紅拂嘲弄的對象（屍居餘氣，不足畏也！）

2、劉文靜、道士

同樣是次要人物，劉文靜與道士分別代表了李世民與虬髯客的政治發言人，他們既是引介者也是支持者，對自己認定的主子，有充分的信心。

劉文靜幾乎是依附於李世民而存在，全生命投資在他身上；且積極的暗示、推銷，讓李靖相信李世民是傳說中的真命天子：「愚謂之真人也！」這多少促成了李靖的叛離隋朝而「歸太原」；也引起虬髯客兩次親往太原會晤（查證）李世民的舉動。而這兩場決定性的會面都由劉文靜安排：「因文靜見之可也」、「遽致使迎之」、「飛書迎文皇」，劉文靜在小說中的角色作用，既是李世民的私人秘書、又是交心知己，在當代群雄輩出之際，只他慧眼獨具，預見這位「州將之子」的潛力：「素奇其人」，並主動「與之狎」；也因此有資格代表李世民與道士對奕，而他在棋局上的「全贏」也象徵了李世民角逐天下的最終勝利。

又，道士（望氣者）⁷所扮演的則是虬髯客的知音與參謀，認為他有天子之份，乃慫恿他暗中佈置，靜候時機；後又發現「太原有奇氣」，乃轉告虬髯前往查訪；而虬髯初會李世民之後，確認了八、九成，保留一分由道士鑑定；因此第二次會晤，道士同行，並代表虬髯下棋，當面證實了中原已有真主乃借棋說事云：「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又反過來勸虬髯：「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為念。」兼顧現實與理想，創造「雙贏」的局面——既不全然否

⁶ 「禮異人臣」「頗僭於上」——楊素早就有僭位稱帝之心，《隋書》楊素傳：「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

⁷ 據《資治通鑑》卷第184【隋紀八】恭皇帝下義寧元年：

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密遣世績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定虬髯另謀出路、異地稱王的可能，也明勸虬髯見機而退，不失磊落的英雄氣概！

三、主要人物的特色——相知相惜

前述三位主要人物中，只有李靖（571-649）是「史有其人」，列名於貞觀十七年「凌煙閣廿四位開國功臣」⁸中，生封衛公，死賜司徒；其言行事蹟，史冊可考⁹，小說則據民間傳聞而另撰其「歸唐」之前的經歷，多與史實不合；且人格氣象相較於虬髯客與李世民，頗亦卑瑣柔弱，似乎降為配角以映襯虬、李的崇高偉大。

1、李靖

李靖是在前述「煬帝」與「楊素」鋪設的時空背景下，以虛構的方式出場：「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案《舊唐書》本傳，李靖出身仕宦之家，曾「仕隋為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且「其舅韓擒虎，號為名將」；又「姿貌瑰偉，少有文武材略」；這麼優秀的條件，頗得當權者重視，左僕射楊素「嘗拊其床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就是說，李靖在隋朝官場上久為知名人物，不是布衣；且隋末，楊素已死，不可能在西京接見李靖。因此：「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這段情節乃杜撰也，但從側面展現了李靖的尊嚴與膽識。且類似的情景似有所本，《史記》列傳 37，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默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

⁸ 《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本紀第三、太宗下：「十七年春正月戊申，詔圖畫司徒、趙國公無忌等勳臣二十四人于凌煙閣。」又，〈唐朝二十四功臣畫像創作始末〉：唐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643年3月23日）皇帝下詔，命閣立本在長安北面的太極宮「凌煙閣」繪製24位功臣之像。他們是：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長孫順德、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凌煙閣在皇宮西南三清殿側，閣分三層：前層畫的是功勳最高的宰輔大臣；中層是功高的侯王；後層是其他功臣。按「君南臣北」的古禮，畫像全部面北，且依真人尺寸。這是繼漢代「麒麟閣」、「南宮雲台」畫功臣像之後，又一次的大型政治性肖像畫。（法制晚報 2005-03-25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325/12193697.html）

⁹ 《舊唐書》卷 67，列傳 17；《新唐書》卷 116，列傳 18。

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小說情節或從此處變化而來，李靖的義正辭嚴，於瞬間驚動了楊素；而後續的行為，表演成分居多，雖然相談甚歡、收策而退，卻從此無下文。若依「人物生剋」的原則，楊素引出李靖之後，小說中的任務完成，即可退場了。

2、紅拂

在兩個政治男人對話（交手）的同時，舞台角落有個人物——紅拂，蓄勢待發。她是小說中唯一的女性¹⁰，介乎多重的「兩端」之間：英雄（果斷）與美女（柔情）、抉擇（私奔）與托付（絲蘿）、棄舊（楊素）與趨新（李靖）、虬髯（兄長）與李靖（夫君）……。類型上，大部分「男性創業」小說，重點在群雄之間的恩怨情仇、強弱成敗，女性的角色功能有限或不顯，而本篇的「紅拂」卻簡筆描寫、形象鮮明，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後世多有以她為題的戲曲¹¹。

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答；妓誦而去。

這段文字是關於「紅拂之身世」僅有的介紹，可能是楊府「家妓」的領班，手中持的「紅拂」乃身分象徵，明清戲曲小說多釋為「拂塵」¹²，並因此為她取名「張出

¹⁰ 雖有另一位虬髯客的「新婦」，卻無面目，有如道具，只為了襯托虬髯（英雄）之豪、輝映紅拂（巾幗）之美：「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

¹¹ 明·馮夢龍《女丈夫》，凌濛初《北紅拂》（另有《虬髯翁》），張鳳翼《紅拂記》（張太和有同名劇作，今佚）。

¹² 拂塵，又稱拂子、塵拂。乃紮「獸毛、麻織」等，加柄，以拂除蚊蟲。其用途約有幾項：一、侍候：印度氣候炎熱，婆羅門與貴族出門，有僕從在為其撐傘、執拂。佛經中多有這類執拂的侍者，《中阿含》卷35，梵志品雨勢經〈T01, p0648c〉：「是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增壹阿含》卷22須陀品〈T02, p0841b〉：「爾時阿難，承佛威神，在如來後，而手執拂。……釋提桓因在如來左，手執拂；密跡金剛力士在如來後，手執金剛杵；毘沙門天王手執七寶之蓋。」《佛說摩利支天經》卷1（T21, p0261b）：「刻作摩利支菩薩像……有二天女，各執白拂，侍立左右。」隋之敦煌壁畫有「執拂天女」
<http://www.jcedu.org/art/index11.htm>

二、法器：《文殊師利菩薩六字咒功能法經》卷1（T20, p0778c）：「聖觀自在菩薩，坐蓮華座手執拂。」禪宗則以拂子為莊嚴具，住持手執拂子上堂，為大眾說法，即所謂「秉拂」。三、飾物：清談之士執塵尾以指劃，成為風尚；塵為慶屬，尾能生風，除蠅蚋。

塵」，如明·張鳳翼《紅拂記》云：「欲待拂除煙霧、拭卻塵埃、打滅蜉蝣，春絲未許障紅樓，簾櫳淨掃窺星斗。」看似一種清潔用具（雞毛撢子）及類似的意義；但〈虬髯客傳〉是隋唐的故事，或許上承六朝名士執塵尾以助談興之餘習，或兼有「侍候」主人、「指揮」歌舞之作用，這才能配合她「立於前」的領隊身分；清·褚人獲《隋唐演義》16回云：「越公斃轉頭來，只見還有兩個美人：一個捧劍的樂昌公主，陳後主之妹；一個是執拂美人，是姓張名出塵。」捧劍與執拂對比，頗可玩味。

言歸正傳，當李靖對楊素懸河而談之時，兩旁「侍婢羅列」中，唯有紅拂慧眼獨具，以「閱天下之人多矣」的經驗，專注於觀察、並確定李靖是「可托付終身」的喬木，私心相許，立即付諸行動，當夜私奔：

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眾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

這是李靖與紅拂的正式見面，寫的很細膩，隱含了複雜的肢體動作與多重的心理轉折：李靖似乎很得意的回旅社等消息，整夜興奮不眠；相對的，紅拂按計劃從「卸妝、和衣」而佯睡，半夜起床「紫衣以隱形（畫衣）、戴帽以覆臉（素面）、執杖揭囊似行人」，這些裝束只為了逃出楊府、躲過宵禁、潛入旅社；「五更熟睡」的時刻，她輕聲叩門而李靖起問延入，這過程雙方似有默契，也沒驚動他人。進了房間，紅拂迅速的脫衣、去帽、對拜，並直言不諱的說明來意。初次見面的應對中，紅拂的果決（來奔）與委屈（絲蘿），李靖的謹慎（如何）與被動（無疑），都為了各自的私

因此，盛飾塵尾，成為談士的象徵。《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德，明悟若神，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提玉柄塵尾，與手同色。」《南史·顯達傳》：「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盧照鄰〈雜曲歌辭·行路難〉〈全唐詩卷 25-49〉：「金貂有時換美酒，玉塵但搖莫計錢。」關於「塵尾」的源流，可參閱范子燁，《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四章之四、塵尾：清談家的風流雅器。四、舞具：《舊唐書》志第八、音樂一：「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依舊服袴褶、童子冠。」

情利害，倉卒之間，很難據以評論彼此人格的高下。只能說，紅拂蓄意已久且觀察入微，故見機而作，看似積極而強勢；李靖則意不在此，故視而不見，然不請自來，難免遲疑而多心——這都是人之常情，恰如其分而已。倉卒晤談，只是簡要的交換了訊息，故事的重點在後面：

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

因為紅拂辭色的堅定（計之詳矣，幸無疑焉），李靖也就擱下思慮而接受現狀，從容的詢問其姓次、鑑賞其形儀，而歎為天人¹³；但隨之而來是「既得之，患失之」的坐立不安；直到風聲漸緩，他們才逃離京城；從此改變了李靖的命運。這裡，「將歸太原」是關鍵語——李靖乃（陝西）三原人，若從西京去（山西）太原，並不是「返鄉」，為什麼說「歸」？必然另有所指——當時，李淵父子「留守」太原，因此李靖的行為方向，政治上是「歸順」「歸降」「歸附」「歸命」之意，是棄暗（楊）投明（李）、良臣擇主而事；迷信上是「歸還」「歸位」「歸隊」，李靖在歷史上的功業與聲名，都建立於叛隋降唐之後，天命註定他屬於李唐，雖曾誤投楊素，終究被「紅拂」扭轉，而「物歸原主」。

3、虬髯客

紅拂以身作證，斷絕了李靖報效隋楊家的幻想，乃轉而投奔太原李氏——看來是「非楊即李」二選一，半路卻殺出個來歷不明的虬髯客。對李靖而言，是增加了選擇性，或擾亂了忠誠度？更精確的說，是「李靖歸唐」過程的一項考驗吧！

虬髯客第一次出場在「靈石旅舍」，這是三俠聚會的重要場景之一，充滿了戲劇性張力與關鍵性情節：與紅拂、道士類似，虬髯客也是「虛構」人物，因此小說

¹³ 按「天人」之意有多項：一、洞悉宇宙人生之理者，如《莊子·天下篇》：「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二、佛教名相：欲色諸天之有情，或天界人界之眾生。三、才能過人者，如《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裴注：「及暮，（邯鄲）淳歸，對其所知歎（曹）植之材，謂之天人。」杜甫〈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此處所說，或兼含才情與姿色，而以佛教之「天界有情」稱之也。本篇多用類似的形容，如：「非人間之物」、「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

中沒給他們名字，只取局部特徵為稱呼。而學術界對「虬髯」於歷史人物的取樣，多指向唐太宗¹⁴，而此「髯」或應作「鬚」¹⁵。他是本篇的傳主，以靖、拂為先導，適時托出，雖沒有誇張的排場，卻相應於他獨特的身分，舉止詭異、行蹤飄忽：

行次靈石旅舍，既設床，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歇臥，看張梳頭。

李靖、紅拂奔逃到此，稍可喘息；乃從容的鋪床、烹肉、梳髮、刷馬。就在此時，來了這位不速之客。若據當時的場景，可想像他或許只是路過此地，卻於門外先嗅到「且熟」的肉香，繼而屋內看到「立梳」的美女，這就勾引了他「食、色」的本性，毫無顧忌的閃進來，以「投革囊、看梳頭」的動作，表達了他的必須滿足的情慾——如此直接、赤裸、野蠻的展現，似不同於李、紅的教養，而突出了隨心所欲、唯我獨尊的氣勢！這卻激怒了李靖，因為闖入者無視於他的存在、侵犯了他的主權（羊肉、床鋪、女人）！但此客倏忽而至，且來意不明（比紅拂夜奔更神秘而霸氣）；面對這種突發狀況，謹慎多慮的李靖雖「怒甚」而「未決」；相對的，果敢知機的

¹⁴ 唐、宋文人多有此說，如：唐一段成式《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嘗戲張弓矢。」杜甫〈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又〈送重表侄王璠〉：「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宋·錢易《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掛一弓。」程大昌《考古編》（九）〈虬鬚傳〉云：「李靖在隋，常言高祖終不為人臣。故高祖入京師，收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小說亦辨人言：太宗虬鬚，鬚可掛角弓。是虬鬚乃太宗矣。而謂虬鬚授靖以資，使佐太宗，可見其為戲語也。」陶穀，《清異錄》卷3〈髭聖〉：「唐文皇虬鬚，壯冠，人號髭聖。」張耒〈馬周〉：『馬周未遇虬鬚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以上資料轉引自：汪辟疆：《唐人小說》（粹文堂，1974年10月再版），及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集（台北：正中書局，1996年）——故學界亦多主張虬髯（鬚）即太宗之分身。雖也有不同看法如王夢鷗、許建崑；然太多的資料可證明「虬髯即太宗」，縱有不甚細密處，亦不足以取代此說也。

¹⁵ 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髮曰「鬢」、在耳頰旁曰「髯」；而習慣上「髭鬚」「鬢髯」「鬚髯」「髭鬚」「鬚鬢」皆可連用。相關的版本或曰〈虬鬚〉、〈黃鬚〉，而唐宋筆記多寫為「鬚」，唯杜甫〈送王璠〉詩作「髯」，蘇鶚《演義》亦云：「近代學者〈張虬髯傳〉……。」；而前引程大昌《考古編》亦云：「髯皆作鬚，今為虬髯者，蓋後來（杜甫？）所改。」——詳見王國良，〈虬髯客傳新探〉附註1，引用了多位前賢的考證，說明「題作『虬鬚客傳』是正確的。」（台北：幼獅月刊48卷3期，頁26~28）

紅拂，則迅即掌握了全場，這可說是長期在楊府待客所養成的膽識吧！斡旋於劍拔弩張的兩雄之間，她以委婉詢問、歡喜認親的誠意，流暢的轉化了局面：化敵為友、化疏為親、化本能（食色之性）為倫理（兄妹之義）、化衝突為和諧；在父權社會下，紅拂的女性功能，發揮得善巧、有效率——幾乎是相同的模式，在「西京」與「靈石」兩處旅社，她兩次先發制人的「拜」，為孤苦卑賤的命運贏得了丈夫、兄長，以及後半生的榮貴。

情勢逆轉，三人「環坐」。兩雄之間仍有「較勁」之意，須待進一步的溝通調和。事實上，他們所欲求的內容相同（財富、名望、女色、權力），唯多少有差：「靖雖貧，亦有心者。¹⁶」「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欲於此世界求事。」因此，要憑實力以分「高下」、定「主從」；而過程中他們持續發展的關係是由虬髯操作的——他被紅拂吸引而捲入一個新的情境中，卻以「客」之身分取得主導權，並強勢的推動後續情節。

美色既無可貪，羊肉猶有可食。客曰「饑」而李靖「市胡餅」，客問「酒」而李靖「取一斗」，反客為主、不令自行的威嚴，無可商量；而「切肉共食」「剩肉餵驢」的當家氣派，也毫不推讓。較之李靖，他不僅氣勢略勝一籌，眼光也高一等：李靖所見的紅拂是「儀狀氣性，真天人也」，且「不自意獲之，萬慮不安」；而虬髯則深入她的內蘊而歎為「異人¹⁷」「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且鄙疑李靖「何以致斯」？「吾故謂非君所致也！」也就是說，自始至終他瞧不上李靖，且為紅拂叫屈：「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雖然李靖極力為己辯護且刻意巴結云：「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虬髯卻不領情，仍然蔑視之：「觀李郎之行，貧士也。」後來雖改口說：「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這裡的轉折，或因李靖敢吃下酒菜（某人心肝），或因虬有所求於他（打聽消息）。但接著幾次來往「太原、長安」之間，卻只相約會面而不肯同行。直到最後，當虬髯決定退出戰場以全大局時，才勉強稱讚說：「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這種三角關係的因緣變化與心理平衡，極其微妙。

¹⁶ 《舊唐書·李靖傳》云：「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

¹⁷ 此辭也用於「李世民」，乃指：有特殊本領或行跡的人。《牟子理惑論》：「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太平廣記》卷 81~86〈異人〉，列舉了：「韓稚、趙逸、梁四公、陸法和、王梵志、呂翁、張佐、陸鴻漸、茅山道士、王處回」等數十位，成了儒家的倫常社會之外的特殊人類。

三俠聚會認親之後，由「男女情緣」轉向「政治關懷」，這才是本傳的主題，也是男性創業小說的精采處。先是「(煮)羊肉，計已熟矣」「避地太原」的諧音與暗示，宣告了他叛離楊家、投靠李氏的意向。這就引起了虬髯的興趣，而有一段問答：

又曰：「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因(劉)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為？」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

虬髯問「異人」，李靖答「真人」，兩個名詞的內容，或同或異；但「異人」較屬一般用法(有特殊才藝之人)，之前也曾以之讚美紅拂；而「真人」只用於李世民，並呼應後文的「天子」「英主」「清平之主」「真主」「真人之興」，其含義較豐富，且具有所謂「天命所歸」「真命天子」的信仰意義。但，問答中李靖提供的資訊(州將之子)，並不足以證明李世民是「真人」；因此，這其中頗有誇張他對李世民的認識，而事實上相關的資訊與判定，多半是劉文靜向他轉述稱揚的¹⁸，他在「知人者智」這方面似不擅長，故之前先是誤判楊素、紅拂與虬髯，至今對李世民「人格才性」的了解更是有限；幸而虬髯從望氣者(道士)處早有所聞，只待親訪查證而已。因此，不計較李靖的誇大其詞，只在乎他能輾轉引見。

李靖幾乎是被迫接受了太原的約會，而虬髯「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很久之後，李靖、紅拂才回過神來，互相安慰的說：「烈士不欺人，固無畏。」忠貞義烈之士，寧死不欺(騙、負)。

這段情節凝聚了三俠的共同焦點，並預告了後文的三個人物。

¹⁸ 《舊唐書·劉文靜傳》：又竊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于漢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後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煬帝令繫於郡獄。太宗以文靜可與謀議，入禁所視之。文靜大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賊連州郡、小盜阻澤山者，萬數矣，但須真主驅駕取之。誠能應天順人，舉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文靜因謂裴寂曰：「唐公名應圖讖，聞于天下，……宜早勸唐公，以時舉義。」案，文中以「劉邦」及「曹操」比擬之，乃開國建朝、創業垂統之英君，亦陰謀狡詐、狠毒殘忍之梟雄也。劉文靜識鑒玄達而志氣高尚，因此私交李世民，勸彼圖謀大舉；又色惑李淵，逼使起兵叛隋；晉陽起，他又自負重任，出使突厥借兵，以壯軍威，終於入據長安，奠定基礎。若論李唐開國第一功，文靜當之無愧。

4、李世民

場景轉到太原劉府（當時文靜為晉陽令），三俠求見，並佯說「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也樂於藉機證明自己的眼光，因此，「遽致使迎之」；這是李世民第一次出場，雖然情況倉卒、場面簡略：

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

然而，作者簡筆素描了這位「真人」的形象：衣著不整、客套不行，卻精神煥發、自由自在；遊於人群中，脫然無掛礙；這種渾然天成的風姿，非人智人力所能及。因此，他雖言笑如常，卻散發出雍容而清新的氣氛，攝受了在場所有人；志高氣盛的虬髯，「默居末座，見之心死」，還沒出手較量就自動繳械了。這其中的強弱高下，唯當事人自知；而虬髯果然是英雄磊落、願賭服輸，由衷的向李靖讚嘆說：「真天子也！」李靖又轉告劉文靜，更確定了李世民的地位。

然而，虬髯的認輸，乃出於高手的直覺，難免留一分僥倖，有待更專業、更客觀的第三者驗證。因此，他說：「吾得十（之）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於是，再約下次會面。這期間插敘一段情節：請李靖帶紅拂先回西京，到某處酒樓相見，並給他錢租房子，安頓（隱藏）紅拂；然後，隻身回太原等候。為何要他們如此奔波？從下文乃知虬髯深謀遠慮，已想妥了完整的後路：若道士證實了李世民的天命，他將完全退出賭局，並由李靖承繼他在西京的產業，轉贈李世民，一者助成新朝帝業，二者作為進身之階。這些心事，並未預先告知李靖，或因時機還不成熟，或順便考驗他的膽識。

李靖半推半就、且走且瞧的依虬髯之教而行，彼此配合，建立了起碼的信賴。第二次太原會晤，藉口「請文皇看棋」，而由道士詳細品鑒，其結論與虬髯相同。而「被觀者」李世民並不知情，或說是「仁者無敵」，因此，他只自然展現其生俱的條件，在大眾中：「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帶有強烈的震撼性與感染力，精純出色、清爽開朗，如風輕拂、如光普照，在座者無不融化。這是內在的渾樸純一、天真活潑，如專氣致柔的嬰兒、或涵虛默化的至人，看似深不可測，卻機械全無；雖寄跡人間而本籍天界，以身心為道具，受命而來；以紅塵為道場，應運而生；其存在的意義是為百姓解倒懸、代蒼天靖海宇，作

太平天子、成千古英名。而對手的反應則是「見之心死」、「一見慘然」，彷彿日出而燭無光，主現而客退位。虬髯這才全然死心，另求發展；他對李世民無怨妒，對自己也不喪志，「世界」何其大！此處雖無我份，「他方，可也」。英雄相惜，不爭無謂之意氣；四海為家，何須植根於中原？虬髯乃提得起、放得下的烈士，甚至是與人為善、成人之美的君子，這正是讓讀者欽服的心行；方向既定，他要李靖回西京，帶紅拂來家裡相見：「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兩件心事，須靖、拂成全，「無前卻也」。英雄不求人，但須人共事。「言畢，吁噓而去」；所嘆息的，必非「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而是「既生瑜，何生亮」之疑也。

5、盡人事、聽天命——英雄與真人

虬髯客是何來歷？前後出場三次，只知他姓張、行三，奔走江湖，行蹤詭祕；此外，缺少其他背景資料。而情節已近尾聲，謎底或將揭曉。

李靖帶著紅拂造訪虬髯（西京）的家，其房舍的豪壯、陳設的珍異、排場的貴盛，主人的氣派、新婦的姿色：「雖王公家不侔也。」看似獨行俠，竟有如此雄厚的資產！據虬髯自云，累積這些財富，目的是「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其野心之大、才識之高、籌備之全，或足以睥睨當代群雄，所不及者唯李世民而已！而他雖坦然認輸，卻不委身稱臣；雖私下贊助，卻不公開支持；而這些助彼成大業的舉措，也須借第三者以成事，順便造福其人——李靖命定的成了亂世豪情的見證者。虬髯對他說：

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萃，固非偶然也。持餘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

轉贈家產、退出戰場的同時，對李世民的肯定、稱譽、期許，極為誠至懇切；對天命所定（非偶然）的君臣遇合、風雲際會、天下太平，也充滿了虔信敬順。虬髯確有過人之德與智，雖然忍不住秀出「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儀容氣象略似於李世民，但自我展現之後就滿足了，既不悲劇式的頑抗而拖累百姓，亦不投機性的依附而坐地分贓。若不論形而上的「天命」，純就「人格」而言，虬髯客心胸之開闊、智慮之周詳，凡事總能在「利人不違己」的顧全下婉轉行之；其「英雄」

之名，當之無愧

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

真英雄不愁無「出身立足」處——虬髯自知命相是「龍、虎」並存，若留在中國，只能（虎）屈位「臣下」；若捨此另求，必可（龍）高居「君上」，以他的自尊自負作抉擇，當然是「寧為雞首，不為牛後」！龍行天下，與李世民兩峯相望，誰曰不可！而他對中土親友「一妹、李郎」的要求很簡單：不忘舊情，瀝酒相賀而已！他就是這樣「若無其事」的成全他人，卻不讓人有「承恩難報」的壓力，真是豪爽、自在！

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

這段議論，是此小說的主題，通篇的情節設計，都為了導向這個結論。學界的研究，多同意本傳是晚唐的作品，藩鎮作亂、互相攻伐，甚至覬覦神器，李唐政權危而未亡，作者重演國初軼事，以證明李唐乃天命所歸，不可逆犯。¹⁹這裡提出三個人物層次：真人、英雄、非英雄，且顯然對應於故事中的李世民、虬髯客、楊素及其他「謬思亂者」；至於李靖，只可說是「有心」擇主而事、依人成功之「將帥」而已，不在摧舊立新、據地稱王的群雄之列。

所謂「真人」，乃上應天命、下順人心，為了特定任務而降生的半神，他必將從眾聲喧嘩的人傑中脫穎而出，以天賦的人格魅力及才德實力，為亂世定方向、作萬姓之歸宿；不受任何人類的智能所阻撓，終必如期完成。智者知天命而順從真人，愚者昧此而頑抗，順者成、逆者敗，古今皆然。縱使「英雄」如虬髯者，初見（李世民）「死心」、再見「絕望」，不戰而屈、無為而成，豈可「偶然」「僥倖」以得之

¹⁹ 王夢鷗云：晚唐自「黃巢」亂後，新起的有力軍人是朱全忠、李克用及其子李存勳；尤其李存勳，相貌特異，頗有野心。動亂的時代，出了這虬髯人，可能使效忠唐室的文人，想借用《神告錄》的傳說，加以渲染，構造這動人的故事，希望虬髯客回「西北」去，以武力統治天下。——見《唐人小說校釋》上集（台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334。

乎！等而下之，既「非英雄」、且無勇略者，若不知及早回頭，稱臣效命，必干天忌而身死名滅、惹世戮笑！這種觀念，可與班彪〈王命論〉參證發明：

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²⁰。

除了說「神器有命」之外，也分三層人物：

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闖干天位者乎？

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橐駝之材，不荷棟樑之任；斗筭之子，不執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又如學界每引與本傳對照的〈丹丘子〉亦云：

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君（唐高祖）乎？……公積德入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丹丘）先生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眾，卒殄強吳；後去越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於越而愚于齊？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既自有數，時之善否，豈人力所為？且非吾之（所）知也。——《太平廣記》卷 297，神七，出：陸用《神告錄》

歷代與此相關的思想甚多，這篇小說取以撰構情節，因而有了虬髯與李世民的（始）衝突與（終）和諧。雖然，部分學者認為本小說的主題是「擇明主、識時務」，如紅拂棄楊素而奔李靖，李靖則棄虬髯客而投李世民。

²⁰ 《昭明文選》卷 52

晚唐，又到了群雄逐鹿的亂世，作者與百姓們盼望另一位天命所歸的「真英主」出世濟民；而如李靖這樣的英雄，也盼望其他野心家能學虬髯客的「識時務」退出戰場，使天下如當年李氏的「三、五年內致太平」。至於「我皇家垂福萬葉」云云，只是政治八股，不必當真²¹。案，此說甚有見地，但未全然如此，李靖是否曾想跟隨虬髯，後來被勸而改投李世民？此事在小說中不明顯，且在遇虬髯之前，已選擇了「將歸」（避地）太原；又，如前文所說，虬髯是李世民的影身，經歷了這段插曲，讓李靖更確定太原李氏乃「天命所在、無可選擇」的真主！

於此，回顧幾篇學界常引用的故事，略論其與〈虬髯客傳〉的異同：

唐·陸用〈丹丘子〉，以「唐高祖神堯帝」為主角，其中的「老翁」則似道士，能望氣、前知，據他預告，當今「神器所屬，唯此二人」，而「丹丘子」乃第一順位（真人），卻無心於世間：「凝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唐高祖排名第二，似虬髯客（亦有龍、虎之狀）：「公若不相持于中原，當為其佐。」且他說：「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雄雌於鋒刃，銜智力于權詐，苟修德不競，僕懼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也頗似虬髯客悲憫百姓之心情。而兩位候選人相見，優劣自知：「帝之來，雖將不利於丹丘，然而（先生）道德玄遠，貌若冰壺，帝睹其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於苦宇之下，先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最後的結局是，丹丘（第一）自動讓天下於李淵（第二）：「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羶于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所說確實，並無其他陰謀：「武德初，密遣太宗至鄠、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本篇除了強化「天之所命、廢興有數」的信仰之外，以唐高祖的「人格氣象」相較於丹丘子，不無輕貶之意——因其心「膾于時」，故雖功業顯赫，而性溺於濁流也。文中但以「天命」為重點，似無「李唐萬葉，不可變置」的宣傳。

唐·杜光庭〈虬髯客〉，稱虬髯客為「道兄」；李靖「擔簦（貧賤）」謁楊素，而紅拂「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乃攜之，將「適」太原；於西京張家相見時，但曰虬髯「紗巾褐裘，挾彈而至」，而不言「亦有龍虎之狀」；結論云：「乃知其人之興，乃天授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雖說「君權天授」，非庸碌之徒可妄想也；但天命未必永眷一家一姓，又豈可獨厚於李唐乎？

宋·〈黃須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某富家；一日，竊其家女而遁。」

²¹ 樸月，〈虬髯客傳的隱喻主題〉，台北《歷史月刊》第124期（1998年5月），頁105~110。

（可與李復言〈李衛公靖〉參看）而黃須翁兼具「虬髯客」與「道士」兩角功能，預言李靖：「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之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為主。」這原是「虬髯客」的形象，誤植於李靖身上，頗不相應；又兩人至「汴州」訪求（此乃北宋都城）；於觀奕時，見「太宗」而驚，翁對李靖曰：「即此人當之，汝善佐其事。」作者於後文註云：「此即唐人所傳虬髯公事，而情節小異；今世人皆知有虬髯公，莫知有黃須翁矣！」這是必然的，因為〈黃須翁〉的故事寫得不如〈虬髯客〉。

依部分學者的考證，今傳題為〈虬髯客傳〉的定本，若說是源於杜光庭之作，又經五代、宋初文人之潤飾²²，則其結尾一段：「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為其他文本（丹丘子、虬鬚客、黃須傳）所無，乃唐朝滅後之作者所加，則未必與「效忠李唐」、警告軍閥（朱全忠、李存勳）有關也！姑存一說，以待明證。

樸月云：「唐代創業之初，並不怎樣光明正大，時時仰仗僧侶道士、符命圖讖，以裝飾其取得政權的必然性；但其中漏洞，仍不免流傳民間。……虬髯客的故事，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前有所本（丹丘子），隨其本據，又跟著時事的發展，而逐漸變形，然後完成的。」²³若真如此，則有相對兩極的看法：一、接受了李家持續進行的政治宣導而徹底擁護唐室，強調其「應天受命」而不可亂；二、看透了唐初合理化其「奪權」鬥爭而借用的天命信仰，諷貶其「悖義亂倫」而不足法。從〈丹丘子〉到〈虬髯客傳〉，這兩種寓意或同時存在吧！

四、誰是領銜主角？

總結前述的人物關係，對風塵三俠與李世民在小說中的表現，可各用幾句話形容、比較之：

李靖：膽識過人—懷才擇主，成就功業

紅拂：果敢知人—見機行事，托付終身

虬髯客：氣勢懾人—英雄豪傑，悲天憫人

²² 楊昌年，《唐傳奇名篇析評》（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9月）伍、虬髯客傳，頁141~159。

²³ 樸月，〈虬髯客傳的隱喻主題〉，頁108。

李世民：平易近人—真命天子，定亂安民

扣除紅拂（這可說是男性創業小說，講的是群雄之間的權力角逐與情義交流；女性角色多半是點綴陪襯或媒介調和），這三個人物，誰才是第一男主角？

1、李靖？

《舊唐書》李靖傳：

（靖）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捨之。太宗尋召入幕府。

《本傳》之言若屬實，則李靖自視為「大丈夫、壯士」，志在「立功事、取富貴」，而效命的對象可因「遇主逢時」而轉移。亂世難為臣，他曾為了告發李淵而被捕將斬，算是對隋帝盡「前半生」之忠了。而俊傑「識時務」以應變局，留有用之身以成千秋之業；不自拘於愚小之節，亦難免被新朝之猜；能在夾縫中求生存，且助李唐開疆土，老壽榮貴以終，真是才、智兼備！故《本傳》末，史臣曰：「衛公將家子，綽有渭陽之風。臨戎出師，凜然威斷；位重能避，功成益謙。銘之鼎鍾，何慚耿、鄧。美哉！」又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危；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夷，志懷忠義。白首平戎，賢哉英、衛。」這樣的人物，在民間傳聞及小說中卻多少走了樣，《太平廣記》卷418，（續玄怪錄）「李靖」條，說「李靖微時，嘗射獵霍山中」，因「遇群鹿，乃逐之」；而誤入龍宮，代龍行雨；龍母為了報答他而以「二奴奉贈」，李靖只取西廊「憤氣勃然」者，以致於後半生「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作者歎曰：「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這是可惜李靖功高位極，卻只「出將」而不「入相」，但事實並非如此²⁴。又說：「所以言奴者，

²⁴《新唐書》卷46「百官志」云：唐以三省首長「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書門下三品」等。貞觀八年，僕射李靖因病辭宰相，太宗要他「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虬髯客傳〉

亦下之象」，暗示李靖只可為人「臣下」。類似這樣的傳說，已偏離史實而另塑對李靖的形象，且傾向於非人文的詮釋。

〈虬髯客傳〉中李靖的事蹟，亦另有所本而大半虛構；最引起讀者興趣與學界爭議的是：李靖是「英雄」²⁵嗎？他的性格是「猶豫懦弱」或「忍辱負重」²⁶？對楊家、李氏的態度如何？對這些問題的正反看法，只能說是見仁見智，各有所見、也有所蔽。若就主題「真人天命所歸」、副題「英雄擇主而事」論之，李靖的認知與動向並非一貫而明確。起初，以布衣之身求見楊素，「獻策」「直諫」——這不能說是「貪利錄而不知人」或「為蒼生而不顧己」，而是「為公」也「利己」、「全忠」亦「安心」；當時的局勢，「天下方亂」而未亡，「英雄競起」而無主，身為隋民，為「顛危」的政府盡最後一分努力，乃顯人格的「忠厚」而非見風轉舵、投機取巧之輩；楊素若有「負荷扶持」、「收羅豪傑」之心，大事未必不可為；而後，若非紅拂強勢的介入，斷了他的後路，李靖也不至於完全死心。

改投「太原」，本不在李靖考慮之內、或不是第一優先，故不可說是「明知富貴榮華將在太原真人麾下，卻選擇了另一條路」²⁷；其轉換的過程是漸進式的：由於親見楊素的腐敗，加上紅拂的旁證，李靖才問心無愧的放棄了原本的希望，但也

也提及「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

²⁵ 論「英雄」或可參考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互相須，……然後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劉邦、項羽兼具英、雄之分，為創業皇帝，而二人之所以有成有敗，就在「英」與「雄」的偏重。項羽「英」分少，故留不住英才；而劉邦二者兼備，既有張良、陳平等謀士，亦能使韓信為之征戰，「英」之重要性可見。凡為人臣、或君主，欲成功立業者，「智謀」「膽識」乃不可或缺少的條件。

²⁶ 對李靖的「評價」，葉慶炳、許建崑、鹿憶鹿較屬於負面；王夢鷗、簡繡鈺、蔡妙真則於向於正面；詳見：葉慶炳：〈虬髯客傳的寫作技巧〉，《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小說之部》（台北：巨流，1977年），頁167~179。許建崑：〈虬髯客傳肌理結構新探〉，台中：《東海中文學報》第11期（1994年12月），頁61~72；鹿憶鹿：〈豪俠傳奇——虬髯客傳新探〉，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系刊》12期（1986年6月），頁32；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集（台北：正中書局，1996年），頁334；簡繡鈺：〈我看李靖〉，台北：《國文天地》16卷1期，頁52~53；蔡妙真：〈衝突與抉擇——虬髯客傳的人物性格塑造及其意涵〉，台中：《興大人文學報》第34期（2004年6月），頁153~180。

²⁷ 蔡妙真：〈虬髯客傳的人物性格塑造及其意涵〉，頁158。

不是立即「入主出奴」「反目成仇」的奔向太原李氏，一者、他對李世民的認知並不很深刻，二者、他與李世民的交情也不很深重；這都有待虬髯客的進一步引導、確定、助成。我們可以說，小說中的李靖，是「德行憨厚、性格持重」的樣子，雖聰明不及（女俠）紅拂、勇氣不如（英雄）虬髯、膽識略遜於（謀士）劉文靜、命運遠下於（天子）李世民，但若不與這些（各有偏至的）絕頂高手相比，他也可說是一位兼備眾長、具體而微的儒將；而他這樣的人是無法獨立成事，所以一生須有紅拂、虬髯、劉文靜、李世民等貴人的支持、協助，乃能盡其才、成其功，而富貴壽考。

2、虬髯客？

如前所述，他偶然路過「靈石旅社」，先被紅拂吸引而認親，繼因李靖推介而起意，場面上是他主導；隨後，兩次同訪李世民，而確定了退路；乃約見於西京，贈家產以助大業。這些行動的過程與結論，也是虬髯私下決定，李靖在被動的順從中，成了法定的委託者與受益人。若就他贈產後十年內，能於海外動員「海船千艘、甲兵十萬」據地自王，則他的財富與事業，或不限於中國；小說雖未交代他的身分來歷及資產來源，但他的「實力」超乎想像。這樣的人物，深藏野心的在中國經營了許多年，最後卻拱手讓賢、離家出走，為什麼？依小說情節的推展，虬髯客的「形象」有三層變化：先是狂傲不羈，草莽而神秘的俠客，繼而是為民除害，慈仁而勇武的豪傑，最後乃志在天下，富裕而豁達的英雄；而結局是：知命而不忤、捨財以求全；既維護了個人的尊嚴，也圓滿了百姓的幸福。

學界對虬髯客的「退讓遠走」，真正的原因，是只為了「擺脫不掉『君權神授，天命難為』的巨網，而知命、立命的表現。²⁸」或兼有「憐惜蒼生之愛、成全朋友之義、自信之勇，利他而不損己。²⁹」筆者認為二說皆是，但有主從：「知天命」乃主題信仰³⁰，「盡人事」則是性格刻劃，兩者並不衝突抵消，而是和諧並行的：人力

²⁸ 林心暉：〈虬髯客傳人物心裡探索〉，《國文天地》17卷5期，頁13~18。

²⁹ 蔡妙真：〈虬髯客傳的人物性格塑造及其意涵〉，頁171。

³⁰ 相反的例子，如《舊唐書》列傳第三，李密：「史臣曰：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為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效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首舉兵，終乃甘心為降虜，其為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質為臣，竭誠事上，竟為叛者，終是狂夫！」

盡處，天命流行。這也是小說以此「虛構」人物，暫時扮演唐太宗的「替身、投影」³¹；而終必歸入本尊（真人），或繼續行化他方——紅日既出，臘炬何為！

又，虬髯何以稱為「客」？可綜合相關情節而分四個階段詮論之：

- 一、行蹤詭祕、來去如飛，以匕首殺人而取其頭顱，或可視為「刺客」者流；但刺殺「銜之十年」的「天下負心者」，則是主動為天下除害，其動機已超出行業規矩。
- 二、於靈石旅社是「不速之客」，卻反客為主，對李靖頤指氣使。
- 三、雖有心逐鹿且布署多年，然見過李世民之後，已知「此既有主」，則自身相對為「客」；卻又不甘雌伏，遠走海外發展。
- 四、轉贈家產時，對家童云：「李郎、一妹，是汝主也。」然後以客身入侵扶餘國，殺其主而自立；雖又喧賓奪主，但其身分仍是「獨在異鄉為異客」。

虬髯於此（小說）世界註定是「客」命「替」身，不能當家作主；有姓無名，成了配角。這樣的形象，可從多層相關的對比中，顯露無遺：1、「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排場較諸楊素而有過之；2、「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姿色伯仲紅拂而非無雙；3、「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當或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太原李氏）三、五年內，即當太平」，命相類似李世民而不純一，建功立業之實力則遠不及。他的身家性命，都非極品或唯我獨尊，只能說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有個人的風格與精采而已；在群雄競起的亂世，要脫穎而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須具備的條件極多，而最重要的還是「應天命、得民心」，虬髯客諸事皆備，這兩項卻輸給李世民。

3、李世民！

前半段情節從李靖逃離楊家，「將歸太原」；繼而在旅社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而虬髯也說：「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都在預告這位眾目所矚的人物；故事最終導向李世民的兩次現身，造成爆炸性的震撼與轉變。雖沒半句台詞，也無誇張的動作，卻因虬髯的「心死」與道士的「慘然」，讓讀者感受一種無聲的說服力：「真天子也！」「真英主也！」

³¹ 汪辟疆《唐人小說》認為「虬髯乃李世民分身。」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不以為然；而許建崑則說：虬髯除了是「唐太宗」的身影之外，還可能影射「楊素」「蓋蘇文」。

有學者云：這篇小說中，人物形象最生動的是，「作者蓄意宣揚的唐太宗」；著墨不多而特見精彩，多由動作與旁人觀感中透露³²。事實上，虬髯客就是唐太宗，直寫虬髯即是曲寫太宗也；因此，李世民出場兩次，雖言行省略、形象單一，乃因關鍵情節已由虬髯代為演出了。故而，此篇也可稱為〈唐太宗外傳〉。相較而言，虬髯有心而用力，太宗無心而順化；虬髯的性格有侵犯性與壓迫感，如秋風之肅殺，令人敬而遠之；太宗的形象有親和力與舒適感，如春陽之暖和，引人親而近之。就道家的觀念而言，李世民所呈現的是不思而致、無為而成，如嬰兒之純任自然無造作，此所以天命降而憑之也。虬髯的深謀遠慮、強作主宰，可勘為太宗前驅，掃除煙塵。

如上所述，若論主角，可有三位：

1、就「戲份」論之，李靖最重，從頭到尾都在場，如鎖鏈牽出後續的人物與情節；既是當事人、推動者，也是見證人，委託者；小說中的重要人事都與他有關，在他身上交織成文；且搭配了紅拂為異性情緣，角色的資歷最完整、人格也有成長。

2、就「題目」觀之，虬髯客為傳主；「風塵三俠」中他是領袖、大哥；有錢財、有勇氣、有野心，也有智謀、有悲愍、有度量；符合「英雄」的形象。

3、就「主題」考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李世民乃真命天子，天下唯一，無可取代；李靖為之效命、虬髯藉之正名，整篇小說的作意，在此結穴。

根據上述分析，若問：三中選一誰「領銜」？或許：作者獨鍾「李世民」！

餘 論

〈虬髯客傳〉從成篇以來，就備受好評與研究，但在版本演變、作者考察、史實對照、主題隱喻、及人物優劣等問題上，似乎多有爭議；學者從各種角度提出相關的證據、引用不同的理論，表達了多樣的看法，確實有助於這篇小說的閱讀與欣賞；但某些觀點的差異，也須更充分的文獻、及更周詳的論析以抉擇之。

筆者此文，專論「人物」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而涉及出場順序的安排、個別人格的塑造、虛實相涵的運作、主題意識的影響，盡可能顧及立體多層次的分析

³² 戈壁：〈唐代傳奇析評一八〉，台中：《明道文藝》237期（1995年12月），頁61~71。

與融合。目前的結論雖未必完美無誤，卻可發現小說作者心思的細密、手法的高明，令人讚嘆。所以，這篇小說被後世文人以「小說、戲曲」的形式仿作、發揮的也不少，足可另立篇章續論之。

筆者只在此補充這篇小說另一個特色，就是人物「稱謂」的變化活用：

紅拂：敘事上曰「執拂者」「妓」「張氏」，對話上曰「一妹」「一娘子」；人格之美，則透過兩位動情男人之描述：李靖在旅舍乍見，但曰「十八九佳麗人」；稍後細看，乃歎曰「天人」；而虬髯於靈石初遇，臥看無言；詰問李靖，則曰「異人」；長安讓產，乃曰「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極有層次。

李靖：敘事上曰「公」、對話上曰「李郎」；形容其人格則曰「丈夫」。

虬髯：敘事上（於旅舍）曰「客」、（之後）曰「虬髯」，對話上曰「三郎」；形容其人格則曰「烈士」。

李世民：敘事上（初會）曰「郎君」、（再晤）稱「文皇」；形容人格曰「異人」「真人」「天子」「英主」「清平之主」「真主」。

類似這樣的細節精美處，必然還有許多，值得更用心的體會發掘。

參考文獻

（一）專書

《三國志》《舊唐書》《隋書》《南史》《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85年2月

《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5月再版

楊新平、張鍇生注譯：《智慧之門—人物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李善注：《昭明文選》，中華書局，1974年影印本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集，台北：正中書局，1996年

楊昌年：《唐傳奇名篇析評》，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9月

（二）論文集、期刊

樸月：〈虬髯客傳的隱喻主題〉，台北：《歷史月刊》第124期（1998年5月）

- 葉慶炳：〈虬髯客傳的寫作技巧〉，《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小說之部》，台北：巨流，1977年，頁167~179。
- 王國良：〈虬髯客傳新探〉，台北：《幼獅月刊》48卷3期，頁26~28
- 許建崑：〈虬髯客傳肌理結構新探〉，台中：《東海中文學報》第11期，1994年12月，頁61~72。
- 鹿憶鹿：〈豪俠傳奇——虬髯客傳新探〉，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系刊》12期，1986年6月，頁32。
- 簡繡鈺：〈我看李靖〉，台北：《國文天地》16卷1期，頁52~53。
- 蔡妙真：〈衝突與抉擇——虬髯客傳的人物性格塑造及其意涵〉，台中：《興大人文學報》第34期（2004.6），頁153~180。
- 林心暉：〈虬髯客傳人物心裡探索〉，台北：《國文天地》17卷5期，頁13~18。
- 戈壁：〈唐代傳奇析評—八〉，台中：《明道文藝》237期（1995年12月），頁61~71。